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

JIN PING MEI
ZHONG DE
FO ZONG DAO YING

金瓶梅中的
佛踪道影

王景琳
徐钊 著



(京)新登字140号

责任编辑：蔡宛若

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

王景琳 徐 钊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75 字数137,000插页2

199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39-0959-5/Z·4

定价：3.50 元

DI 53 / 3 / 10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总序

宁宗一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纷繁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它以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市井生活的图画。它那样色彩眩目，又那样明晰；那样众多的人物的面貌和灵魂，那样多方面的封建社会制度和风习，都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觉察到的内容和意义。

兰陵笑笑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杰出的市民小说家之一，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他所创造的“金瓶梅世界”，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而且是富于中国特点，富于地方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的生动描绘，展现了一个几乎包罗市民阶层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艺术天地，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从而使诸如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生理的、婚姻的、民俗的、艺术的知识等等，都在“金瓶梅世界”中得到鲜明的显现。应当承认，在中国小说史上，特别是明代说部中，笑笑生提供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方面，在文坛上几乎还找不到另一位作家与之匹敌。

在艺术形态学上被列入史诗类的小说，都是用文字来描写生活、描写人物的，而长篇小说这一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更长于表现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金瓶梅世界”正是充分发挥了小说这一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它把生活细节和大事件都描写得十分真实，十分生动，从而再现了巨大的典型环境和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法国19世纪的小说巨擘巴尔扎克在他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总序中说得极为精彩：

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①

正是根据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恩格斯才写出了众人周知的那段名言：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振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

^① 见《文艺理论译丛》1975年第2期第6页。

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他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

同样，联系到“金瓶梅世界”，人们虽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可以考证的历史事实，但是，《金瓶梅》所展示的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和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般历史著作和经济著作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别是更具有巴尔扎克所极力推崇的而又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忘记写的民族文化的民俗史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金瓶梅小百科》这个总题目，意在思考：我们的研究是否应对揭示出了中国风俗史一面的《金瓶梅》予以更多的考虑？是否应以《金瓶梅》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为视角，去探寻一下历史表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是否可以以《金瓶梅》为坐标，把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作为拓宽思维空间的一个通道？因为从文化心理结构来说，在很多著名的古代小说中所积淀的民族素质、政治意识、伦理观念、文化品位、心理定势以及民风民俗，都是非常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至463页。

值得研究的。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顾名思义，就是以百科全书式的《金瓶梅》为研究对象，以多维视角，从不同方位，运用不同方法，抓取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进行开掘，探索《金瓶梅》能给予我们的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知识和各式各样的艺术启示。由于这是一个尚带尝试性的设计蓝图，所以对于每一位撰写人都不设置任何框框，希望各个执笔者完全处于认识、理解、探索和写作的内在自由的状态中，充分发表自己感知的一切。因此企盼于读者的也是能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方针来观照我们这块刚刚营造的《金瓶梅》研究园地。

最后要告知读者的是，我们编著这套《金瓶梅小百科丛书》的参与者主要是些中青年学者，其不成熟的一面是难免的；另外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丛书的缺陷和失误，更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我们期待着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帮助，俾使这项探索和设计得以日臻完善。

目 录

引言.....	1
永福寺——一座完整的汉化寺院.....	3
庄严·供具.....	9
永福寺佛像种种.....	12
道观与玉皇庙.....	31
玉皇大帝·玉皇张大帝.....	38
三清·四御.....	41
碧霞宫·碧霞元君.....	46
岱庙·东岳大帝.....	51
陈经济出家的晏公庙.....	55
薛姑子演说的“天”与西天净土.....	60
道教的天界与洞天福地.....	68
与天堂相对的阴间地府.....	79
打醮.....	86
打上元醮·打中元醮.....	94
玉皇庙打清醮.....	97
淄道士解褙祭灯.....	105
符箓，咒语·令牌·剑.....	113

步虚声·踏罡步斗·····	127
僧人的水陆道场·····	134
吴道官的法事·····	141
黄真人炼度荐亡·····	147
断七·焰口施食·····	153
武大与宋惠莲的火葬·····	157
“烧盂兰会箱库”·····	161
僧·和尚·沙弥·比丘尼·····	167
道士·道官·真人·神仙·····	171
长老·首座·····	176
参禅·坐禅·趺坐·····	180
云游僧·锡杖·卓锡·····	185
施主·布施·化缘·····	192
宣卷·····	199
“三尸神暴跳”·····	205

引 言

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内容庞杂、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成就与地位的作品，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认识，有种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现实是那样广泛，涉及的生活领域又是那样丰富，书中不仅集中描写了集商人、恶霸、官吏于一身的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琐事，而且以大量的篇幅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多种习俗世态，因而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幅幅生动鲜明的历史画卷。这里的《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就只是截取了这部小说的一个侧面、一个领域，着眼于书中所涉及的佛教道教生活内容，加以考索与诠释，以便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理解《金瓶梅》这部天下奇书铺垫道路，同时也为人们窥探明代社会风俗打开一个窗口。

纵观《金瓶梅》一书，几乎从它的第一回起，就留下了斑斑点点的佛踪道影。显然，作者不仅在创作思想上受佛、道影响很深，对佛教、道教的历史作用自有看法与见解，而且具有渊博的佛教、道教知识。就作者的创作意图来说，当然他并非要去展示佛、道世界，但从作者笔下不时露出的佛教、道教的踪迹中，我们又不难发现一个完整、生动的佛教、道教天地：小说中写到了天界——一个与人间绝然不同的神佛世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佛教的佛祖、菩萨、金刚，道教的三清、玉皇大帝、各路神仙；写到了人间的寺院道观、僧尼道士以及佛

道各自的组织形式、法事活动、修行方式甚至僧尼道士的衣着服饰、使用的各种法器；自然也没放过揭露那些破坏清规戒律的僧尼道士的丑恶行径；还写到了阴司地狱和执掌阴司地狱、令人恐怖的阎王、判官、夜叉以及那些戴着沉重枷锁、受苦受难的小鬼、伺机报仇的冤魂；并以重笔浓墨详细描写了受佛道影响而产生的各种世态习俗，如请尼姑讲经宣卷，请僧人、道士治办丧事，道观的打醮、僧道的化缘与市井百姓的布施、皇帝佞信道教等等。这里所涉及的佛教、道教内容之多、之详尽，的确是其他古典小说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尤其那些活生生的僧道生活就是在佛道典籍中也很少有如此生动传神的记述。著名小说《红楼梦》在这些方面就直接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

当然，《金瓶梅》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佛道经典；它反映的毕竟是市井生活而不是佛教、道教的宗教世界；它刻画的毕竟是世俗社会中的人物而不是寺院道观中的僧尼道士，有关佛道的内容也只是出于全书整体结构的需要而设置的情节，并非全书描写的重点。或许可以说，《金瓶梅》中有关佛道的内容，就像是一座拆碎了的“七宝楼台”，前章见踪，后回露影；而对于不大了解佛教、道教的基本内容，不大了解佛道对民间风习的影响的读者来说，这若隐若现的佛踪道影又成为深入认识这部小说的某种障碍。这里，我们试着从小说所流露出的种种光影踪迹中，考诸史实，溯本求源，与佛教、道教的宗教世界、生活习俗相互印证，力图把这座拆碎的“七宝楼台”拼凑起来，以求能为《金瓶梅》的史料价值做一点发掘的工作。

永福寺——一座完整的汉化寺院

明代小说戏剧写到寺院尼庵的特别多，但是除了一些直接表现寺院生活的作品不算，在以人情世态、市井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戏剧中，大概没有哪一部像《金瓶梅》写到或提到的寺院尼庵那么多、那么详尽。如第五回、六十五回的报恩寺（清河县）、二十六回的地藏寺、三十九回的观音寺、黄梅山寺、四十回的法华庵、四十七回的报恩寺（东京）、四十八回的慈惠寺、四十九回的寒庭寺、五十回的莲花庵、五十一回的地藏庵、五十四回的观音庵、五十七回的广成寺、六十五回的宝庆寺、七十回的相国寺、七十一回的黄龙寺、七十三回的古孝光寺、七十六回的弘化寺、八十回的昭化寺、九十六回的水月寺等等。至于与小说情节主线关系密切的永福寺，那更是屡屡出现，至少在十余回中都写到它。如西门庆之死与胡僧的春药，孝哥儿的出家与西门庆的慷慨施舍，吴月娘与出嫁后的春梅的相遇，潘金莲、陈经济死后的葬身之地，孟玉楼哭祭潘金莲以致巧嫁李衙内等等，都离不开永福寺。

永福寺在小说中不仅仅从空间上为人物提供了活动场所，引出许多重要情节，而且与一系列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成为小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大关目，作者对它描写的详尽程度自然也与写其他寺院大不相同。

小说中对永福寺的描写是在第八十九回，这一回写吴月

娘在清明节率孟玉楼、吴大舅、吴大妗子、丫环小玉、奶妈如意儿并孝哥儿等，到城外为西门庆上坟。上坟归来，众人一路踏青游赏，不知不觉走近了永福寺，“远远望见绿槐影里一座庵院，盖造得十分齐整。但见：

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五间大殿，龙鳞瓦砌碧成行；两廊僧房，龟背磨砖花嵌缝。前殿塑风调雨顺，后殿供过去未来。钟鼓楼森立，藏经阁巍峨。幡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木鱼横挂，云板高悬。佛前灯烛荧煌，炉内香烟缭绕。幡幢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宝盖相连，鬼母位通罗汉院。时时护法诸天降，岁岁降魔尊者来。

这里虽写的是永福寺，实际上却勾勒出一幅典型的汉化寺院的鸟瞰图。其文字基本上直接采用了《水浒传》第六回对大相国寺的描写，但也略有改动，如文中增加了“前殿塑风调雨顺，后殿供过去未来”两句，个别字句如“钟鼓楼森立，经阁巍峨”改为“钟鼓楼森立，藏经阁巍峨”、“四壁僧房”改为“两廊僧房”等等。这些改动并非信笔写来的，而是作者根据对寺院建筑布局的实地考察，从而对《水浒传》中寺院描写的不完善与错讹之处所进行的补充与修正。一般中等规模的寺院，都建有前殿和后殿，也都塑有“风调雨顺”即四大天王与“过去未来”佛像。像大相国寺这样的大型寺院，更不会例外。而《水浒传》的作者却将这两个重要的建筑与塑像遗漏了。再如“四壁僧房”，也不符合寺院的实际状况。一般寺院面南是山门殿，最后一座建筑是藏经阁，在这两壁并不设立僧房，僧

房都建在寺院的左右两侧。这些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但却显示了《金瓶梅》作者在对寺院描写上的精心之处。

八十九回对永福寺建筑的描写，紧承五十七回对永福寺历史的交待而来。五十七回说梁武帝“敕建那永福禅寺”，这里便有“当头敕额字分明”之说。所谓“敕建”，意即皇帝下令捐资建造的寺院；所谓“当头敕额字分明”，就是说寺院的山门上当初梁武帝“敕建永福寺”的题字仍清晰可见。这种寺名前带有“敕建”或“敕修”字样的寺院，在当今许多历史较为悠久的寺院山门上还可以见到。例如北京万寿寺为清乾隆皇帝所修，山门上即题着“敕建万寿寺”。

“梵宇清幽”一句，是对永福寺总体轮廓的勾画。“梵宇”即指佛寺，如南朝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说：“我开梵宇，面壑临丘”；唐宋之问《登禅定寺阁》诗：“梵宇出三天，登临望八川”；明瞿佑《剪灯新话·天台访隐录》：“此岂有居人乎？否则必琳宫梵宇也。”寺院是僧人供佛修行之地，一般都建在清静而幽深之地，所以这里以“清幽”二字形容永福寺的自然环境。

这段文字还以大量笔墨对永福寺的各个殿堂、陈设、气氛作了具体详尽的描写，展示出一座完整、标准的汉化寺院。

本来，印度佛教在原始时期，并无固定的场所供僧人做法事修行。出家的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沙弥、沙弥尼都是在远离人群的水边、山洞或大树下铺上尼师坛（即一块长方形的布，供僧尼坐卧时用），打坐修行。后来，给孤独长者与祇陀太子合力为释迦牟尼建造了祇园精舍——这是佛教的第一所精舍——供释迦牟尼说法、居住之用。此后才有部分身

体较弱、年事已高的僧人住进房舍，而其他僧人仍居野外修行。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中国气候远较印度寒冷，尤其冬天，僧人无法在野外居住修行，于是，汉明帝便按照中国传统的居住形式，为请来的两位印度高僧建造了白马寺。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座寺院。中国传统的居住形式以“四合院”为主，因而寺院也修建成“大四合院”的形式。永福寺便正是这样一种传统的“大四合院”式的建筑。

按照小说的描写顺序，永福寺中的建筑有：山门、大殿、两廊僧房、前殿、后殿、钟楼、鼓楼、藏经阁、宝塔、观音殿、祖师堂、罗汉院等。

永福寺的各种建筑除宝塔外在寺院中都称作“殿堂”，其建筑格局都有固定的模式。在这方面，所有的寺院皆大致相同，小说中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打乱了它的顺序。一般来说，寺院的全部建筑都围绕着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建置，先后设有山门、天王殿（即前殿）、天王殿左前方（东）设钟楼，右前方（西）设鼓楼，二楼相对。（钟楼鼓楼就是人们常说的“暮鼓晨钟”敲响的地方。）天王殿后是大雄宝殿，也称作“大殿”、“正殿”。大殿左右还多设有东配殿与西配殿。东配殿大都为伽蓝殿，西配殿大都为祖师堂。按照小说中的描写，大雄宝殿的东配殿似乎为观音殿。最后一座殿是藏经阁，亦即小说中所说的“后殿”。这是一座二层楼式的高大建筑，下层供佛像，上层藏经书。罗汉堂当设在与藏经阁平行的右（西）方，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设在藏经阁左（东）方的是戒台殿。这些殿堂都是僧人供佛修行做法事的地方。而僧人的生活区域则设在殿的东西两侧，亦即“两廊僧房”。东侧一般设供僧人安歇的寮

舍(寢室)、做饭的香积厨、吃饭的斋堂,放置东西的职事堂(库房)以及吃茶的茶堂。西侧主要是云会堂,接待天下往来的游方僧与到寺院中拜佛烧香的善男信女。

永福寺还有一座很醒目的建筑——宝塔。小说形容它“宝塔依稀侵碧汉”,极言其高。塔,在寺院建筑中也是普遍可见的。如果说,寺院的总体建筑完全仿照了汉民族的居住形式的话,那么,这座“依稀侵碧汉”的宝塔,则是外来佛塔与中国楼阁嫁接而成的产物。

宝塔是中国古代对佛塔的俗称,又简称作塔,它起源于印度。在印度,塔称作“窣堵波”(Stūpa),有时也称作“佛陀窣堵波”(Buddha Stūpa),在汉民族中叫来叫去就讹称为“浮屠”或“浮图”了,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就说:“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窣堵波”、“佛陀窣堵波”或“浮屠”,它的意思是“方坟”、“圆冢”、“灵庙”、“功德聚”等等。由这些意思上可以看出,“浮图”的本意是安置有功德的出家人的坟。而在印度,起初的“浮图”也的确是用来安置和供奉舍利^①的,后来也放置经文与法物。印度的塔多是实心的,由台(基台)、复钵(台上的半球部分)、平头(祭坛,方箱形)、竿、伞等五部分组成,大都不高。但印度的“浮图”到中国后,与汉民族的楼阁一经结合,建筑风格与面貌甚至功能等都大大的变样了。中国的佛塔除了塔林中的塔仍用于安葬有功德的僧人的骨殖外,其他的塔,像永福寺中的那座宝塔,则只是寺院的标志了。这种塔往往由木、砖、石等材料组成,平面以方形与八角形为多,内部多采用空心结构,低则几米十几米,如杭州灵

^① 舍利,梵文Śarira的音译,一译“设利罗”、“舍利罗”,意思是尸体、身骨。

隐寺大殿前建于北宋建隆元年(960)的石雕双塔，有九层十米；高则数十米，如山西应县佛宫寺建于北宋嘉祐元年(1056)的释迦塔（木制），有五层六十六米。这些塔也不再存放舍利或经卷，倒成为登高眺远的绝好凭藉物了。不过，寺院并不一定都要有宝塔，有的有，有的没有，有无宝塔，并不影响寺院供僧人供佛修行作法事的功能。

庄严·供具

寺院的大殿中都装饰着幢、幡、宝盖等，在大一些的寺院，还树有幡竿。这些都是装饰物，主要起烘托佛门气氛的作用，色彩鲜明华丽，佛门中称之为“庄严”，如《无量寿经》卷上说：“妙珍华香、缯盖幢幡，庄严之具。”像《金瓶梅》永福寺中“不断”的“幢幡”，“相连”的“宝盖”，“高峻接青云”的“幡竿”（第八十九回），就都属于“庄严之具”。

幡竿是用来挑幡的竿子。幡竿的高低以及华丽与否，可以看作是寺院规模大小、香火盛衰的一种标志。所以小说中说永福寺“幡竿高峻接青云”，正是渲染出永福寺靠了西门庆的施舍，香火不断的盛况。幡，一般都写作“旛”，是梵文Pataka的意译，音译作“波哆迦”，是旌旗一类东西的总称。不过，除了寺院幡竿上所挂之幡外，幡主要悬挂在大殿中，呈长条状，布列于佛坛四周，与幢、宝盖等一起用来装饰佛与菩萨像。如《长阿含经》卷四说：“以佛舍利置于床上，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花、伎乐供养。”《法华经·法师品》也说：“种种供养，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幡的颜色各不相同，据《佛般泥洹经》卷上说，有青、黄、赤、白、黑等。幡上绘有狮、龙等图像。但最常见的是上边写有经文或绘有“卍”字形图样。这个“卍”字来自古印度，它在梵文中写作Śrivatsalaksana，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吉祥标志，象征着